

雁郊原乡

不问豆叶几时黄

陆亚利



小楼琴声

社会玲

农耕难忘，除了种稻子，种豆的记忆最深刻。掐指计数，少时种过、吃过的豆子，竟然有十几种。

大豆为最大宗的豆子，不太耐旱，一般种在田塍和田壟土里。布谷鸟飞来，早稻播种落泥，也是点播大豆的时令。趁着糊出的田塍脚半干，天未落雨，队上安排女人们点大豆。女人头戴斗笠，迤迤下町，三人一组，分工合作。一人手持长柄豆钻，戳进软泥，扭出蝴蝶结样的小孔。一人端着筐箩，拈两三颗豆种，合着豆钻的节奏，弓下腰身，投进豆孔。一人提着半箕箕柴火灰，跟在两人后头，抓上一把，着进两三个豆孔。蓝布衫身子一起一伏，豆孔均匀连缀成草灰线，围出的水田轮廓愈发清晰。燕子似乎仿效着女人，忽高忽低，在空旷的田垄上展翅，俯仰出一同忙碌的痕迹。

那时，年轻女人大都拖着几个孩子，屋里老人照管不过来。点豆活儿轻松，有的女人便用带四根襻子的兜布，把最小的毛毛绑在背后，兼顾着出工和带孩子。女人身子起伏，毛毛如坐着摇篮，乐不可支。不过一两条田塍，毛毛伴着均匀的摇晃，于煦日和风中歪斜着头酣睡了。点完几条田塍，毛毛哼唧唧醒来。女人松下兜布襻子，思忖说：“总是要尿尿哒。”尿完，毛毛慵懒地扑向女人怀里。女人领会意思，自言自语：“崽崽要吃了，崽崽要吃了。”取下斗笠，解开衣襟，站在田埂上奶起孩子来。

七八月份，大豆长成一尺多高，冒出紫白小花。不多久，毛绒绒的寸余长豆荚，掩映于碧绿的豆叶丛中。队上安排劳力，割下过于密植的豆株，按人头分给社员，剥毛豆作菜吃。俭省的人家，索性把自留地的大豆砍来，凑拢剥成毛豆，上街售卖，换个油盐钱。月亮还未爬出后山，一家人搬来矮凳，坐在阶基上，围着半箩筐毛豆荚，哗啵哗啵剥着。指尖麻利掰转，粒粒毛豆似浅绿的玉珠，悄然落入雪白的瓷碗里。灯火昏暗，人影朦胧，时而家常话语，时而全神静默。蚊子嗡嗡滋扰，逗来手掌忽然间“啪”的一声拍打。月亮偏西，毛豆摊出两米筛，女人做主说：“唉，指甲都剥翻啰。好夜深哒，还要大早起来卖豆，剥下的作毛豆荚卖算哒。”次日，男人回来得早，定是毛豆卖了个好价钱。

晚稻还未收割，大豆叶子枯黄飘零。趁着豆荚还未晒爆，连日砍回豆秆，铺到禾坪。太阳崩开豆荚，女人们拿竹槌、木棍扑打豆秆，圆润的黄豆如玉珠撒落。扑打干净，豆秆码到避雨的仓库屋垛边。筛除荚壳，弃置禾坪坡下，几只鸡赶忙跑过来翻食。风车去杂，豆子要暴晒一两日。我们踩着一片金黄，似滑冰一般，摇摇晃晃。看见有人趑趄坐地，大家互拽着，笑作一团。我们拿起豆子当子弹，“呵呵”朝同伴“开枪”。女人群起训斥：“你咯些细个几冇轻重，打到眼珠子吗得了，一粒豆子也打死人嘞！”一粒豆子打死人，说的是人站在有钉子的墙边，一粒豆子梭过来，本能往后躲避，钉子正好扎进脑袋。我们听厌了，怀疑真有其事，不去理会，照旧嘻嘻哈哈疯玩。

一担担黄豆过秤入库，半数缴交国家，余下分配到户。母亲端着一撮箕大豆，我一路小心护着，伸手抓取一把黄豆把玩。母亲笑吟吟地说：“莫抓哒，沾上手里咯咸味，做豆腐会走卤。”走卤即豆浆点卤水不凝结，意味着做豆腐失败。我赶紧缩回手，心里却撩拨起吃过年豆腐的滋味。那时，每年年度夜炸豆腐，我总守候到油豆腐出锅，拈吃几块，方才安心去睡。

绿豆跟大豆同时点播，为第二大宗豆

子。绿豆耐旱，田壟、旱土、荒坡随处点播，无需施肥，一般会有收成。父亲一向勤快，旱土不够，年年翻耕铁路旁的废道砟堆，在石砟缝里点绿豆，收成不逊旱土。绿豆株秆不足一尺，紫花收结出细长的豆荚。阳光持续炙烤，豆荚欢快伸长到两三寸，渐次由青绿变为黑熟。太阳猛烈，女人们每隔一两日，戴草帽，端撮箕，到岭坡、田壟捡绿豆。热气蒸腾，如烈焰晃荡，知了热得兴奋，躲在枣树、苦楝树上长鸣。女人潮红的面颊挂满汗珠，湿透的布衫黏着肩背。捡过几块土，搭在肩上的毛巾，像在水里搓洗过。绿豆荚汇聚几日，集中打晒，小半块禾坪，如铺上一层柏油。午后，豆荚干缩，悄然发出噼啪的爆裂声，青绿的豆粒，滚落牛粪膏出的地面。麻雀侧首静听，飞落啄食几粒，似乎也耐不住热烫，很快栖落到树上。

打晒好的绿豆，也有一部分缴交国家。所剩绿豆分到户，当日晚间，鼎锅便有清爽的绿豆沙。那时白糖凭票供应，农村人过年每人才有二两计划，加进豆沙里的，多为不要票的红砂糖或冬瓜糖，口感不甜。我闹着再放糖，母亲揭开凉缸，只在我的碗里加小半调羹。有次，家里没有糖了，我不肯吃寡淡的豆沙，自作主张加糖精，一不小心手重了些，一锅豆沙甜得发苦。加了开水稀释，父母亲仍被甜得皱眉。我贪甜，说：“咯好甜啊，跟绿豆冰棒一样！”父亲说：“糖精吃多了不好！”我舔嘴回味着，似乎充耳不闻。家里绿豆沙并不常有，自留地打下的绿豆，多陪着鸡蛋、鸭蛋，上集市换钱。

水利灌溉跟不上的边山田，多种一季稻，再点禾根豆。收割早稻，晒干田，拨开稻茬，将豆子塞入禾窠。为防止漏播，队上男女老幼，端着一洋瓷碗豆种，拉网式蹲成一条线。点播完，放水漫灌排干，不几日，豆子就发芽出苗。禾根豆植株矮小，果实如大豆，只是皮壳有点发青。黑豆实为一种矮秆大豆，有时像禾根豆一样播种，都可做豆腐。只是黑豆做豆腐带馨色，色头不好，一般熬汤吃，疗治体虚盗汗、白发脱发，据说有效。

拖泥豆与禾根豆一样，播在只种一季稻的边山田。稻子勾头，田未晒干，将豆种如草籽一般撒播。豆种拖一身泥巴发芽，籽实扁圆形呈泥巴色，或许即是名称的由来。山豆矮秆耐旱，点播于瘠薄的山坡地，籽实淡黄，比绿豆大，比大豆小。拖泥豆和山豆，最宜酿豆豉。有些年份，没种拖泥豆、山豆，用大豆、蚕豆替代，做出的豆豉，风味相差甚远。

有一类豆子，株秆与无藤蔓的豆角相似，春播秋收，豆粒都是肾形。喜鹊鸟暗红里带白花斑，饭豆奶黄色，扎弓豆酱红色，常掺入米里做豆饭，吃起来豆香扑鼻。菜园子有几株猫弓豆，藤蔓爬上两丈高的树干，秋日打下的豆荚有拇指粗。壹分硬币大的肾形豆子，如老猫弓身，因而得此俗名。

雪豆蚕豆是姊妹花，秋日同时点播于砂质土，春末收获。雪豆嫩荚炒吃，嫩豆子熬泥鳅汤，乃上滩月份难得的美味。干雪豆泡发晾干后，用热沙炒熟，那是家家必备的年货。队上有个小伙计，吃炒新鲜蚕豆险些丢了命，屋场里此后极少有人吃，怕得蚕豆病。炒的干蚕豆，异常坚硬，乡间俗称铁豆。小孩子兜里常备有炒蚕豆，嘴闲时便开始“打铁”。商店有蚕豆做的兰花豆，咸辣脆爽，我们不敢奢望。

现如今，除了吃豆腐，极少吃豆子，已经淡忘了各色豆子的原味。近日偶读苏轼词，有句“问言豆叶几时黄”，感叹饥馑之无奈、民生之多艰。我幡然领悟，少时虽无豆叶黄的期待，种豆、吃豆却原来是一种幸福。

已是晚上十一点了，隔壁单元楼上的钢琴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着……琴声不轻不重，不远不近，曲调虽不很连贯，却也不疾不缓，像一个人在走走路，步调一直不紧不慢，不急不躁。这样的琴声听久了，就觉得日子里似有一股清泉，在细水长流地日夜叮咚着。

琴声每天出现的时间非常规律，一天三次，第一次是清晨七点开始，时间持续半小时。第二次是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左右。第三次通常十点开始，至十一点停止。我不知弹琴者为何人，她(他)弹琴是为了考级还是纯粹出于爱好。每天早上，我在这泉水叮咚般的琴声里起床、如厕、洗脸刷牙。中午躺在床上听着断断续续的琴声午休。晚上在书房，伴着忽远忽近的琴音，我安静地读着自己喜欢的文字。不知不觉中，这琴声，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。我从心里深深敬佩弹琴者的勤奋和持之以恒，这琴声同时也激励并提醒着我惜时，读书，好好生活。

在晚上的琴声响起之前，还有一种声音也是我熟识的。那是六楼的双胞胎男孩在吹萨克斯。我听到的第一声萨克斯是他们刚上一年级时。呜~，哇~，萨克斯像才开口学说话的孩子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往出蹦。这样“蹦”了有半年吧，我听得枯燥费劲时，就想，什么时候，他们才能完整地吹出那支有着淡淡忧伤的名叫《回家》的曲子呀？

这家人除了祖孙三代，还有一个小成员——一只名叫“妞妞”的小白狗。“妞妞”在兄弟俩上幼儿园时就来了，那时候，小区里时常可

见“他们仨”跑跳玩乐的情景。

听兄弟俩吹萨克斯时间长了，我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，每当萨克斯呜呜哇哇地响起来时，“妞妞”就发出小狼一般高亢而悠长的叫唤声，叫声似兴奋似慵懒，夹杂在萨克斯时而短促时而悠扬的曲调里，像合唱队里混进了一个不会唱歌的人，跟不上节拍还非要唱。萨克斯响，它就叫，萨克斯停，它也停。每次一听见它抒情般的长啸声，我就忍不住嘴角上翘，有时甚至会放下手里的书，从耳朵里尽量剔除萨克斯的声音，而只专心聆听“妞妞”的“伴唱”。真不可思议，我原以为只有人喜欢音乐，原来动物也喜欢。这“妞妞”每天听着兄弟俩吹萨克斯，会不会觉得原来生活很美好，活得很幸福呢？

小兄弟俩渐渐长大了。我简直是一边听着萨克斯声，一边看着他们俩成长，一天天长高，一天天长壮，脸蛋红扑扑，额头汗津津，眼睛又黑又亮，上楼梯脚步咚咚咚又快又有力。每次在楼门前相遇，兄弟俩总抢着开门，拉开铁门转身往门上一靠说：“阿姨您先上！”我突然惊觉，他们居然马上要小学毕业了。

“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……”听，兄弟俩又开始吹萨克斯了。他们早已能吹出好几首完整的曲子了。

好久都没听到“妞妞”的“伴唱”了。在小区碰见孩子们的奶奶，她说，老喽！老喽！你看都走不动了。顺着她的目光，我看见“妞妞”吐着舌头，无精打采地跟在奶奶身后慢吞吞地走着，仿佛没听见奶奶的话。

兀自芬芳

刘晓定

我家二楼后面有个阳台，中间隔着一堵墙。我把墙左边阳台用玻璃建成一间阳光房，用来晾晒衣服。墙右边的阳台，三十多平方米，舍不得浪费了，请工匠在隔墙位置建了一个鱼池，中间堆了假山，蓄水后，将我每次钓获的鲫、鲤放入其中。余下的空间，除了安放我闲暇时制作的盆景外，还用花盆栽种了几种我喜欢的植物，有石榴、山茶、兰花、桅枝花、桂花等。

石榴树属于落叶乔木，一到秋末，树叶会全部掉光，仅遗下光秃秃的枝桠在风中摇晃，院中的景致就跟着黯淡了许多。这时，四季常绿的山茶树便成了关注的重点。

后院盆栽的山茶树一共有两株，五年时间，树干、枝叶均不见明显变化，还是当年栽种时的模样。去年冬天，两树茶花就呈现出含苞待放的样子。我便天天跑去观察，期望她们能够早日绽放，点缀院内气象。但她们偏偏不予配合，不动声色，不紧不慢地矜持着。我等啊等，盼啊盼，在春节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

她们就一直这么维持着现状。

惊蛰过了，春分到，绵绵阴雨终于止歇，太阳公公缓缓露出久违的笑脸，一夜之间，那一朵朵鲜红的茶花居然一反常态，争先恐后，激情绽放。

花朵大而密集，仿如两簇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压得树枝纷纷弯下了腰。原本翠绿的叶片，也悉数被掩盖了。遗憾的是，由于花瓣厚而大、密而重，树干因土壤肥缺，营养不足，而无法承载太多怒放的生命，在当晚一场暴雨过后，两树花瓣散落一地，过早地结束了她们原本漫长的花季。

我自2003年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从事仲裁工作以来，即以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己任，十六年如一日，并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几无余暇，导致文学创作等个人爱好曾一度中断。

法律文书制作要求理性、严谨，文学创作则崇尚灵动、鲜活、自由。一边是工作任务，一边是业余爱好，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。但人生犹如茶树花开，只要激情绽放过，又何需在意长短呢？